

經部

尚書精義卷四十二

宋 黄倫 撰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無垢曰成王即政淮夷與奄又叛此成王所以親征之而踐奄也踐奄成王正篇具載此意王者之政其仁如此何以知之下文云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作將蒲姑則知非滅其社稷葢使之密邇王室以教之

耳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無垢曰成王見淮夷與奄又叛其意以謂商之諸侯尚多其心不服者頗衆故因凱旋而萬國畏威服義之際作誥以開慰之也

東萊曰多士一篇當時初遷頑民於洛所以作書誥多方是既遷於洛了其後淮夷背叛當時叛不止商民是以成王于歸自踐奄之後遍告天下所以作多

方之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林氏曰非商六七君之德無以致斯民雖異代而不忘非武王周公之聖無以懷斯民使歸心而即安甚哉武王取天下之易而周公安天下之難也非周公安天下之難葢凡民之情當患難而急於安逸既安逸則思其舊主此勢之所常然也使非周公繼武王

之德維持綏懷之有道則斯民未必不變而為商矣夫何故自成湯至於帝乙恩澤之在人也深一旦困於辛紂之虐則求欲脫於水火之厄為甚急初不問其主之新與舊也及夫出水火而奠裀席則商六七君之德朝夕常在於存想之間故武庚既叛而奄與淮夷又叛多方之篇非徒及於商之民而又及於四方之民是知當時雖曰歸周而其心未必盡服也周公安得不難哉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林氏曰順天之命雖小必興逆天之命雖大必廢商有天下周德已大黜其命非有私意也在我者順天之命而在彼者不能常欽承於祭祀而已惟周之所謀者在於順天之命則不欽承於祭祀而逆天者周安敢不以天為意而不黜之哉是命也爾四國多方所以共知焉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

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無垢曰天人不遠我之心即天心也我之心正則天之星辰無不循軌我心不正則災異百出矣故君有仁德則歲星循軌有義德則太白循軌有禮則熒惑不失其度有智則太陰不失其度有信則星辰不失其度苟為不然則皆變為妖星矣葢天之星辰必因人事人有是事則天必有是象故經星之外有所謂

牢獄郎官鉋爪者皆應人事而為之也何以知之昔漢光武與嚴光同寢以足加於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侵帝座以是知天人不相遠災祥皆在人君也惟帝降格以桀不敬念社稷故出災異以警懼之也又曰人君遇災異當罪已自責則民心悅矣民心悅則天意回矣唐德宗窮兵黷武致奉天之難用陸贄之言一為罪已之詔山東之民讀之莫不感涕何則方其黷武之時民雖怨怨一旦罪已必曰吾君悔過

矣其心安得不悅乎德宗危而復安亡而復存以其發憂民之言故也　又曰帝之命不可以他求在我而已終日檢察有一毫欺於心則自怨自艾終不自滿直至無愧怍處所謂帝也如是圖帝之命豈在粢盛豐潔牲牷肥腯哉無愧怍於中可也何謂民之麗麗者著也凡人念慮之起不麗於善必麗於惡善者人心所同也然必得君師啓導之開民之善路使知如是為仁如是為義如是為禮如是為智可也自非

人君率先為善處心積慮無一毫欺於心又烏能開民之罷哉桀不開於民之罷非所以圖帝命也葢民可使覲德不可使覿刑道之以政則免而無恥道之以德則有恥且格故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武王克商未暇發一號出一令乃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使天下皆知賢之可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使天下皆知義之可慕是皆所以開民之罷也又豈以刑罰率民哉

林氏曰天之所為視民而已有國者不急於求天而嘗急急於求民葢以民之附不附可以卜其天之從不從也苟惟恃天之有命而不恤乎民欲以誅天命之長豈不猶郤行而求及前人者乎夏桀淫昏荒亂不明乎民之所附而將圖帝之命宜乎天之所不助而降罪以聚於夏也

張氏曰天大而遠者也故圖天之命在於開民之麗開民之麗則帝之所佐者也葢民之所麗者麗乎上

也好惡取舍惟上之從為人君者故當啓迪之導達之使之主於善而後已今有夏之君乃大淫昏其所自為者且蔽塞而不通安能開民之麗哉

呂氏曰大抵德之盛能動天惡之盛亦能動天德之盛能動天如所謂格于上下格于皇天是也惟帝降格于夏是惡之盛亦能動天也天既動威警懼也夏王方且大縱逸畧無憂民之言這是昏迷不知畏天之威如此天方警動他他却為惡愈深不特無至誠憂

百姓之心雖憂民之言亦忘了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無垢曰承民旅衆也桀既内亂不自知已之有善安能知天下之善孟子見性善俯視天下之人無不與我同此善者因以性善之説為天下倡使人皆以聖賢為歸　又曰夫人内定則外恭譬如形聲影響之

符也桀既内亂所以不能大進於恭而怠惰弛慢無所不至矣故放肆於民也　又曰有夏之民果何罪哉因桀内亂不識忠厚廉靖之士故其所欽者皆貪叨憒憒之人貪叨者多刻剥憒憒者多殘虐以刻剥殘虐之人在民之上故日㗖民之膏血而不恤也張氏曰因甲于内亂者崇亂有夏則其亂者外也外亂必自内始故曰因甲于内亂甲于十干為始甲于内亂者自桀而始也

呂氏曰桀方且大降威罰崇長其亂于有夏其亂日日增長無時而已然桀之所以崇長其惡于有夏者其根本則始於内亂何故其先家道之不正一箇昏縱本根既潰亂自此以出無不亂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無垢曰桀甲于内亂湯乃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桀不克靈承于旅湯乃徳懋懋官功懋懋賞桀罔丕惟進之恭湯乃改過不吝桀劓割夏邑湯乃克寛克仁以天理論之桀有必亡之理湯有必興之理其膺顯休也宜哉　又曰天下豈無識義理之民哉識義理則内意誠而心正外國治而天下平然而惟聖人能享用義民之福桀方欽吻憪之民恭不明保享之士豈能久長用義民而多享用賢之福哉　又曰伊尹曰

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于一德是民之所以享者德而已民之所享在德人君保此則天下享之矣惟其恭敬不識義理之人此所以大不能明保享下民之道也　又曰桀既內亂而所欽者叨懫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于民之士君臣同惡相與虐民則凡百所為皆不明於道理之所在矣天下萬事皆有條理桀之君臣一切不曉惟知虐民不亡何待

林氏曰天以天下而命之人君非直與之享無敵之

貴無倫之富以為一身之榮也必使之助天以治民而已故必治乎民而得民之心者天必命之不能治乎民而失民之心者天必絶之有夏殄滅而不為天畀祐如此之大者非天私惡乎夏而欲滅之也夏桀之世非獨其君之虐其臣亦虐也

呂氏曰大抵聖人立言本末完備既説民至公纔無道使非夏之民又却説民之心本自長要享奉國夏自不能從民願聖人立言無不著一邊既説民心又

說君民係屬處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無垢曰治亂之道不在乎他在能用君子與不能用君子而已能用君子則治不能用君子則亂此古今不易之道也以此知為人君者初無難事能用君子

則內可以正心誠意外可以安國保民而王道成矣桀不用多方義民所欽者叨懫之人所恭者又非保享民之士則其任用者皆小人耳烏能享用賢之福哉湯之興非有竒謀秘術也又非借才於異代也能用多方義民以有天下耳　又曰人君之心術不可不正則言脫於口行脫於身四方萬里翕然嚮應烏可不謹乎吾一謹其所麗則民不期自勸矣　又曰桀用刑而民怨湯用刑而民勸何哉葢其用刑則同

而其用刑之心則異桀不克開民之麗乃大降罰此民所以怨也湯既慎厥麗民宜從之乃不能從則舍刑不足以齊之矣然其刑之用也使民罔不自知曰君仁如此而吾乃不仁君義如此而吾乃不義其罹刑罰也是自取之耳吾之不仁不義致使吾君之不免於用刑耳烏得而不勸哉故曰厥民刑用勸也此明德慎罰之意　又曰明德者即所謂慎厥麗慎罰者雖用刑而不敢易也必省厥躬曰吾之所麗無失

德乎其不率者乃可加之以罰然罰未可遽用及其過有罪也又將三令五申待其不改而後刑之此民之所以勸也以至要囚殄戮多罪若不可以為勸矣然其冒於刑罰者亦必自省曰吾君之明德如此而慎罰又如是必我有以取之也雖有頑獷之心亦不能不勸矣

張氏曰要囚殄滅多罪而克用勸者要囚殄滅所以罰惡罰惡則惡者畏而姦心息此所以亦能勸而為

善也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開釋無辜所以宥善宥善則善者畏而良心生此所以亦能勸而為善也乃勸者自然而勸也用勸者使然而勸也亦克用勸其為勸也勉強而已

呂氏曰湯所麗者一出於正以此勸民天下皆將刑法湯無不勸矣故君是源民是流君是表民是影源清則流清表正則影正自然之理也君所麗者處既正以勸民而民必法傚之無不翕然而勸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
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無垢曰庸用也釋棄也言非天棄夏也夏自棄耳非
天棄商也商自棄耳何則天即是我我即是天凡我
所念所為無不合於道則日日有天命一念儻不當
道即天所棄也故仰察璿璣之運足以知王政之治

亂亦足以見天心之予奪　又曰桀之圖政不能集于享是民弗歸往也民之心即天之心　民弗歸往此天所以降時喪也天既喪夏則必求能集於享者湯得所以集於享之道故能間有夏而受命湯亦起於諸侯故言有邦　又曰桀之所以不集享者以逸而已湯之所以能間有夏而受命以知集享也以知正身之道也爾之後王其逸又甚於桀其步驟馳騁徬徨周浹無非逸樂不義之事所謂紂罪浮於桀者此

也　又曰蠲者潔也烝者進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既正矣則施爲綱紀㷀爲標準垂衣拱手足正天下矣不能蠲潔其身以進於善則是身之不正也烏能圖厥政乎紂爲不善如此必至於亡國敗家而後已此天所以降時喪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

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無垢曰聖狂之相去不啻霄壤之遠而其作聖作狂乃不出乎一念之頃何其易哉葢念者覺也人本自聖所以不克由聖者念慮之起苦於不覺方其不覺之時聖則是狂覺則是聖而非狂矣此克念所以作聖也夫狂聖之分止在一時之頃則紂之喪宜無日矣而天之待紂猶周旋於五年之間兾其悔禍此何謂哉葢有商之興賢聖之君作者六七天下歸商久

矣天下之心眷眷於商天其忍遽絶之乎此所以待之如此之緩也而紂於五年之間心未嘗訟過口未嘗出悔痛之言一無可念一無可聽者葢我能念天天亦念我我能聽天天亦聽我故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既知紂終不悔過則又求爾多方之能顧天者故動以威想其當時災異百出不特警戒商紂又求之爾多方之君能開悟顧天者而乃無一克堪獨惟我周王能以善道承民民斯歸之矣天之聰明自

民聰明民既歸之天命將焉之乎　又曰我有德則能用德故好色則色至好貨則貨至好勇則勇士至皆我先有召之也克堪用德則周王先有是德故能用有德之人耳典者主也有德之人宜為神天所生令乃反主神天何耶蓋君即天耳苟非其人日月薄蝕星辰失度神靈不能得安其所惟克堪用德之君所為所行莫非天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範圍天地之化上下交泰宇宙肅清皆其心術所至此易所謂

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則知元后者眞神天所賴以為主也　又曰天即是我我得此理知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如是而為禮如是而為智則一出言一舉足無非仁義禮智之善其心豈不泮渙優游泰然其日逸休乎所謂休者非自外來吾心安處耳周王所以大受商命而正爾多方也

張氏曰惟聖罔念作狂者所謂舍則亡是也惟狂克

念作聖者所謂操則存是也莫非聖也固天縱之將聖聖之出乎自然者也思曰睿睿作聖聖之出乎修為者也然則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豈非修為而然乎然則紂之無道而至於滅亡者以其有聖之道而罔念故也

呂氏曰聖狂本無定名亦無限隔聖之與狂只在念與不念須知其本無定名聖豈有定名纔罔念便是狂狂豈有定名纔克念便是聖周公言此兩句蓋謂

紂之爲惡固已入於狂矣紂若能一念安知紂之不作聖　又曰武王能善承於衆夏商之所以亡只是弗克靈承于旅周之所以興只是能靈承于旅以此知民爲貴社稷次之克堪用德言武王能堪用德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無垢曰古人化人全在一身之正故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以成王之賢周公之忠聖如此宜不言而喻今紛紛如此不服者多方之罪也其不服而致我多誥者乃多方之罪非文武周公之罪也　又曰夾輔也介其助也又治也爾何不忱信寬裕夾輔我介助我致周王之治而享天命乎言又我周王者多方不安則周王欲治不可得也其能享天命乎

吕氏曰大抵殷民初所變亂者只為他不信天命不

信周家之盛德只是有戀舊之情不充而大之不去

大規模上看所以如此故周公所以勸殷民信周家

而又寛大其心爾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熈天之命爾乃迪

屢不静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無垢曰居爾舊宅畋爾舊田與在商無異汝何不順

王廣天之命乎天命在我為爾不忱信不寛裕不夾

不介不乂我則不能長久保爾宅畋爾田而自狹隘
天命爾若不順我我將誅汝汝其能居爾宅畋爾田
乎曰享天命熙天命者天命已定止享熙未能何者
多方不享成王亦不享多方不熙成王亦不熙多方
未乂成王其能安乎今爾常在不靜處蹈行故紛亂
不靜者皆由爾心之未愛無顧藉愛惜之意是爾大
不安天命是爾大棄天命豈他人累爾哉
張氏曰宅爾宅者言不失其所居也畋爾田者言不

失其所食也今爾多方之尚宅爾宅畋爾田則我周於汝非故虐之也然爾不能惠王以熈天之命是汝之過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無垢曰討其倡亂執其朋黨至於再至於三若三監淮夷商奄之類是也我諄諄告戒如此再三不從不

用我降命我將大罰殛汝矣然則豈周欲擾民哉爾自召之耳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無垢曰責有方多士暨商多士與胥伯多正之在上者當率其下也想當時多士有從周者有不從周者從周者少不從周者多故雖有在上之人自能從周

而異謀者尚衆上之人亦未能率其下率其家也葢
當時所以為異謀必有為之倡者也然亦有不由倡
而自為之者所謂自作不和者不由倡而自為者也
呂氏曰周公告有方多士今爾奔走臣我已五年矣
猶自未安寧先儒說遷殷民於成周五年無罪再使
還舊土不見此意只是遷頑民必已得五年事何故
既遷殷民於洛邑了自後淮夷奄叛成王既伐淮夷
奄而歸到這裏已經涉得五年了監是長民之官也

今爾奔走臣我已自五年今當安穩何故到而今爾也未安於我周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

無垢曰夫凶德之人其才足以為亂而其勢力又能使人不和為之長者不當忌之當有以感化之耳其所以至於不恤者亦由上之人無以化之反忌之故也

又曰東坡謂服凶德者在於欽和葢欽則不慢和則不暴夫人而遠暴慢之心則其温恭和樂睟然見於聲容氣色之間彼凶德之人雖有悖傲作亂之心見如此亦必自為之感化矣此率下之道也

臨川曰已能克享以和勤則何忌乎凶德哉君子忌吉德小人忌凶德而悔吉德

張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爾罔不克臬所以修身者也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所以

齊家者也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所以治國者也夫父子兄弟之間不能相與以睦則爾不可不和之也洪範曰汝弗能使有好于爾家時人斯其辜然則將克明爾邑則爾室不可不和之也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無垢曰昔者多士共為凶德豈可使之在朝廷哉若其率化如此則我當開簡賢者使居王庭委任爾以

事矣豈特委任以事當尊顯之使居大臣之列此告之以不終棄也

張氏曰天之所以畀汝者錫之以福也天之所以矜汝者閔之以仁也非特天畀矜爾我有周亦大介賚爾葢人君之賞罰亦順乎天者也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所謂大介賚爾也大介爾如所謂佑賢輔德是也大賚爾如所謂錫之山川土田是也夫名器者天下之公也聖人何私於其間哉所聽用

者惟德而已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按此節解永樂大典原缺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無垢曰此篇皆以商人不肯從周而作而其所以稱天者無慮二十而稱帝者五葢欲使商人知周之所

以受命者非有意於取之也天之所命我周不能違也夫以我周猶不能違天命爾多士能肾播天命乎
又曰東坡以又曰為他日甚善夫使我致天之罰皆由爾初不能欽和以化凶德使轉相率化則其自取天威非我咎之也故曰則無我怨夫桀無道而湯受天命紂無道而周受天命是或一道也商湯受命之初豈無夏之多士哉而下不聞有一人違命上不聞有告戒之辭今周王於此獨何為辛苦丁寧諄複

誨諭之切耶豈文武之劣于湯而今之多士非昔之多士耶曰是不然有商與夏自不同也夫夏自大禹揖遜而得天下而啟繼之至少康而中興他無所聞焉有商之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仁恩德澤固結於民心者為已久故所以諄諄告戒猶或不從雖曰其頑可罪然亦可以見戀主之意矣

呂氏曰大抵殷民之失其初已多周公到這裏乃說此乃爾之初何故自武王初定天下此乃殷民之初

殷民乃從三監而叛成王既伐三監而作新大邑東國洛此亦是殷民之初到此人情猶未足烏有所謂初論來殷民已屢失其初周公却到這裏與他赦過宥罪再與他起頭說而今正是爾起頭為善時節爾若自後更不能親睦王室到得後來被罰那時却不可怨我以此見周公之於民尤惇篤懇切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四十三 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舉人臣李憲喬

謄錄貢生臣湯進泰

尚書精義卷四十三

宋 黄倫 撰

周公作立政

無垢曰周公致政于成王其法度紀綱典章文物皆已粲然備具但欲成王擇其人以立之耳故周公作此一篇之書所以戒者無非任人之事　又曰周公將告歸以謂運動天下非人不可此篇之意專以得人為說是說也豈特為成王說哉為天下萬世無窮

之計也嗚呼有此天下而非其人使之共政其喪亡也必矣故歷陳夏商以為戒

張氏曰治國以立政為先立政以得人為本有國而無政者如有舟航而無櫓楫有政而無人者如有櫓楫而無烝徒然則莫非政也凡正已而正物發為號令為綱紀喜而慶賞怒而刑威皆所以為政非得人以輔佐之則政不能以自立然則立政之道其大要在於得人

呂氏曰無逸立政皆周公以戒成王兩篇實相表裏無逸是人主治身之道立政是人主治天下之道合兩篇看所謂合内外之道治身綱領在不敢荒寧治天下綱領在於用人然就此兩篇看何故無逸在先立政在後葢君心先正則游田觀逸聲色靡麗有不能蠧惟其本原澄澈然後可以論爲治之道所以先作無逸而後作立政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兹知恤鮮哉

無垢曰用咸戒者不特周公戒也周公率凡百執事有官君子無不盡戒葢考之於古驗之于今求之於先王之事詢之於衆人之論莫不皆然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然其所以咸戒者果為何事哉曰在慎擇左右之臣而已百官之長曰常伯三公之官是也任事

之臣曰常任六卿之官是也準人者上自三公下及百僚皆取以為準若今臺諫之官是也掌衣曰綴衣衛士曰虎賁此五人尊卑貴賤雖不同皆在王之左右者也王者以其一身端拱於廟堂之上朝夕親炙無非左右之人豈可非其人乎　又曰有天下者其要在于立政立政之要在於慎擇左右而已周公之告成王亦非自立其説也自堯舜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武文武傳之周公葢有所受之矣故其後曰予

旦已受人之檄言咸告孺子王矣然是道雖美知之憂之者幾何人哉曰休兹知恤鮮哉

張氏曰且夫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黒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然則王左右近習之臣雖微且衆矣尤不可不戒之也　又曰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則古之聖人未嘗不以得人為恤也周公將陳夏商得人之盛

而欲成王以此為恤故告之以此

蕭氏曰蓋人君之於臣也或責能而不知勞則徒休而已或知其勞而不責其能則徒恤而已

吕氏曰任人牧人凖人固是係天下之安危固當戒綴衣虎賁只是侍衛僕從何故與任人牧人凖人同一般說而都無輕重這是周公養成成王君德深厚處大抵外朝之人人君臨朝方得入覲而人君又見其望高德厚待之尊嚴而不敢褻近惟侍御僕從朝

夕與他親比若得一箇正人動作起居陪伦點移須到聖賢地位若有一箇讒諂面諛之人朝夕與他相處便到失德何故綴衣虎賁位最賤地最親所以不特是常任準人要得人而虎賁綴衣須要得人　又曰立政綱領全在任人任人綱領在近而朝夕與居者何故氣質之所以變性習之所以移都在朝夕與居者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無垢曰此道雖美知恤者少惟有夏行是道故曰迪惟有夏此舉三代以告之也夏后天下所以大强者無他以能招賢以尊上帝耳尊上帝之道不在於玉帛粢盛牲牷器皿在於招賢而已何者招衆賢于朝廷王者與之同處一言一語一作一止至于法度綱紀典章文物無一不當於理此即所謂尊上帝也

又曰人主善養其心者必親近君子疏遠小人使左右前後無一非正人以養吾之誠則是事上帝也此

招呼衆賢布滿左右所以為尊上帝之道也

張氏曰顤和也夫惟衆賢之和則内可以正心脩身外可以與之立政立事尊上帝之道莫大乎此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凖兹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無垢曰宅乃事即常任也宅乃牧即常伯也宅乃凖

即準人也何謂宅曰使宅其位也必如此之人使居此之位乃安耳孟子曰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故必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乃可以居常伯之位必能分職率屬以倡九牧乃可以居常任之位言行必能模範一世乃可以居準人之位如此乃盡為君之道耳葢為君之難莫難於任人也　又曰夏之謀面用丕訓德與湯之用人惟已文武之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是或一道雖然知人之

道堯以為難令也斷以已意而用之誠不可易必也既視其所以又觀其所由又察其所安俟之以久反覆熟識然後用之而不疑此宅人之道也　又曰義民者知義之民也天地萬事皆自有義義即理也或者以義為斷是皆知義之一偏而不足以盡義知義者其孟子乎故其言曰義人之正路則凡可以行而當于理者斯可謂之義耳　又曰夫暴德之與義民正相反也何以言之知義者必不暴而暴德之人

决非知義之士也請言其故知義之民其舉動也若迂而甚徑若緩而甚急若難行而可持久而暴德之人一切反是

張氏曰開其所未諭達其所未能所以廸之者也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惡惡所以知之者也與之以誠任之以信所以忱恂之者也以其信之之深故謂之忱以其信之之徧故謂之恂曰忱恂則其信之者篤矣

又曰有夏之君其所以有室大競而享國安榮者

以三宅皆義民也桀承禹啓之後而不能為往昔禹啓之事自取滅亡者以其三宅無義民故也

陳氏曰夏桀不能作效往古以任賢而所任者皆暴德之人安能有後

吕氏曰君倡臣和乃天地之大義若人主不能知臣不能信君子賢者則養而深之不敢蹈未信而諫之戒何故坤道是不當先倡惟人主深知深信九德之行盡號名賢俊在位臣下承其休接續其美意乃敢

告教厥后非君有以先倡則臣下亦不敢告教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無垢曰陟升也天下之理有黜斯有陟夏之時桀不愛民故天黜之而湯以興商之時紂不愛民故天黜之而武王以興湯武之興固未嘗有求于天而天亦未嘗有私于湯武也葢天地之大德曰生其佑下民

而作之君凡欲其仁斯民而已人君茍不能體天之意而以不仁加乎民則必有一仁者出矣由是一黙而一陟雖湯欲辟之有不可得者　又曰所謂三俊者常伯常任凖人之中其傑然者也舜之時九官十二牧禹皐陶則其傑然者湯之時伊尹萊朱仲虺之徒為輔弼而伊尹則其傑然者文王之時濟濟多士皆在位節儉正直而周公太公名公則其傑然者人君既用三宅以為股肱又得三俊以為心腹則任人

之道盡矣　又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則心體昭然照映萬象三宅三俊之心一皆見于其心故成湯用三有宅則果能辨三宅之任稱三有俊果能當三俊之實則人主於聲色貨利可不視之如毒藥如仇讎而務有以屏遠之乎後世人君或不能性之而有陷於聲色貨利者盍亦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求所以反之之說乎如是克用三宅三俊無不可者　又曰夫天地有自然之理萬物有自然之

義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雜以私意而順理之自然故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豈人人示之使其見德哉葢湯惟盡吾之心以合一邑之心故一邑之人翕然稱其美盡吾之心以脩法度施政教於四方而四方之人莫不拭目以觀感德矣林氏曰桀有暴德天命不宥湯有明德上帝享之夫普天之下不可獨治萬幾之繁不能徧視必在乎委任賢才俾之在位分職率屬各當其能夫然後四海

之逺盡在吾目中矣葢人君以心為天下則雖逸而有餘以智御天下則雖勞而不足當與賢者共天位食天禄然後上當天之意　又曰嚴者敬之而不敢慢式者法之而不敢違也言成湯能用三宅三俊之人是嚴是式其在一邑則利在一邑其在天下則利在天下何施不可何用不宜葢人君之用賢出乎爾而反乎爾用見于此而利見于彼功若至微而效為至大昔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明皇臨軒以送姚崇此嚴

之之意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傅說之于高宗予惟克邁乃訓此式之之意也一則至于建中于民萬邦惟懷一則至于四方之內咸仰朕德是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張氏曰羞刑暴德者殘忍之人也與之同於厥邦則虐民而終至于失邦庶習逸德者怠忽之人也與之同于厥政則敗事而終至于失政夫紂德既昏而又

支之而不已此所以為暋惟其暋也則其所與者非其人此其所以亡也

陳氏曰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者虐民也逸德之人同厥政者政事不立也湯之三俊至紂而紊亂矣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林氏曰顧之時義大矣哉言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

以及萬民養賢雖出于聖人之能及究其功課其效則無非上順皇天之心下從斯民之心也雖然人君任人茍不知其心而徒授之以位任之以事其不曠職者幾希孟子曰見而知之然則見之者或知有所不能盡也文武惟得三宅三俊之心所以能得民心得民心然後得天心人心既説天意自解葢天之聰明自我民聰明天之聽視自我民聽視然則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得賢故夏之尊帝湯之丕釐周之敬事其

揆一也而周公所稱各隨以異者葢互相發明也

張氏曰夫目之所見心有所不知見之者目也知之者心也見之者外也知之者内也則灼見又未至乎克知矣于三宅言克知厥心于三俊言灼見其心此其别也文武之能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則與共治者皆俊乂之人此所以相與有為以欽事上帝欽事上帝則上足以奉天者也

立政任人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無垢曰有德者必立政立政者不可不得人此古今之所共知也至于得人之要又在乎人君處心積慮之間惟周公一人知之耳夫人君處心積慮一或不出於正則在朝者皆小人朝多君子則政不期而自立朝多小人則政事日趨于荒亂矣此固不易之理也　又曰葢天下之人嘗急於知人而苦于不自知

曾不知不能自知而欲知人猶却行而求前也能自知者未有知人不精者也文武之檢察其心無一毫之私以蔽其聦明視聽者葢有素矣故周公之所稱特舉其知三有宅心見三有俊心則文武之德可知矣

呂氏曰古人為治規模不惟一時間公卿有其人求賢之心遂止且如湯固有許多人又須旁求俊乂惟如此治道之所以接續無窮到此周公又告成王立

政時凡在位在職大小之人都當一一留意擇别所以歷舉許多吉士大抵與六卿之人或大或小雜舉說許多雖其才固有大小德固有淺深須都是吉人才有一箇讒諂面諛之人存於其間便為害正如萬頃良田有一粒稊稗便將延蔓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無垢曰夫文王司牧人皆有俊德司牧人有俊德則文王之德可見矣此天命所以歸之也夫天命之所

歸必得于俊德之人以其間氣所鍾絶異于人天亦不能庸釋于我也唐虞之時所謂俊德者莫出于堯舜故天命必歸于堯舜夏商之時俊德莫出于禹湯故天命必歸于禹湯至周之時俊德宜莫出于文武天命將捨文武亦無所之矣夫以聖人之言故未嘗有所必也而記曰大德者必受命豈非知此道乎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無垢曰百官皆有職事惟人君無職事百官各率其屬脩職事以奉一人故人君獨無職事然而朝廷之尊四方之遠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必得其人盡心以脩職事而無愚懦不肖雜乎其間者此又人君之職事也人君自有人君職事故不兼百官之職事其百官之職事其大者有三曰庶言凡朝廷議論皆是也曰庶獄凡萬民獄訟皆是也曰庶慎凡天下幾事皆是也三者之在天下其來無窮而一人之

智慮有盡以有盡之智慮而應無窮之事則雖竭一己之聰明日昃不食終夜不寢孜孜以求其全以之兼庶言則可也庶獄誰與治之以之兼庶獄則可也庶慎誰與圖之舉其一則違其二得于此則失于彼其終必至于天下之事一切頽敗不振而後已又孰若釋然捨去而盡以委于百官之為愈哉此文王所以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而惟有司之牧夫知有司牧夫之賢者此乃人主之職事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

無垢曰夏禹以籲俊尊上帝有室大競矣傳之萬世不亂可也桀一用其暴德不旋踵而敗之商湯以丕釐上帝之景命克用三宅三俊四方見德矣傳之萬

世不亂可也紂一用羞刑暴德之人與夫庶習逸德之人不旋踵而又敗之至於文武以克知宅心灼見俊心乃能敬事上帝以至左右前後内外大小之臣夷狄之長小邦之尹皆有俊德之人此文武之政巍巍煌煌其業鞏固不可動揺所以並受此丕丕基者自常人觀之真萬世不拔之基其安若太山矣自聖人觀之如累卵之危何哉以夏商之盛如此及其敗亡曾不過一桀紂之昏暴則失以文武基業乃以成

王冲人繼之厥惟艱哉此周公既言禹湯文武之與又言桀紂之亡又舉文武之事以誨成王葢舉遠不若舉近遠論夏商之事不若近法吾乃祖父目覩而親見之且欲使成王瞿然儆懼故先感歎以告之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林氏曰文德者治之本威武者治之助文德猶膏梁威武猶藥石養生非膏梁不可伐病非藥石不可夫

當天下既富而盈既治而成太平歌於既醉守成詠于鳧鷖語其時則尚文之時也論其德則尚文之德也安敢誤于庶獄庶慎惟正爲治則文德不可忘也苟不本其正則當文而武當仁而暴則是不知正矣安能爲治哉

吕氏曰藴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必明德慎罰收聚人心感名和氣皆是獄離散人心感名乖氣亦是獄所以前既說庶獄庶慎到此又說大抵事最重處

只在獄何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殺人後世之所以亡亦只是折獄不慎惟是用獄之際養得一人好生之德自此發明此方能盡得君德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

無垢曰聖人立言垂訓于天下可傳于後世者非徒以一已之訓為訓蓋以先王之訓為訓也然常人之取禮也取于文獻聖人之取禮也取諸人心取之人心

則必不盡然則古昔稱先王可也今乃必舉商人文王以為訓者葢巳試之效人所易見無稽之事人所難明也　又曰世人之觀人也觀其事而聖人之觀人也觀其心世人之觀人也觀人之心聖人之觀人心也先觀我之心繹者紬繹也既能紬繹則胷中明白如是為正如是為邪如是為聖賢之所為如是為邪人之所為格物之道無岀于此君子小人一見決矣夫吾心不自能紬繹亦何以能知人哉葢吾心正則

聲容色理與夫動靜語默酬酢應對爲如此吾心不正則聲容色理與夫動靜語默應對酬酢又如此即吾心以求三宅之心則邪正之明何啻白黒之異何哉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古之人所以不下几席而坐照四方萬里之遠者用此道也使不能繹其心而區區恃吾之智術以知人往往人未必知而在我者先亂矣

臨川曰克宅之謂能使之安其職業也克由之謂能行其道也克繹之謂能思繹其言也不能脩己以敬則賢人去之而小人在位其能宅之乎不能脩己以敬則自恣以易人其能由之繹之乎

尚書精義卷四十四

宋 黄倫 撰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

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無垢曰世之言立政者必曰作法考制立經陳紀為

一代不刋之典殊不知有治人無治法故人君能繹

其心則能立政矣能立政則必不用憸人矣何以知

之吾心既正則所好者天下之善所惡者天下之惡

所惡既當則其視憸人如惡惡臭如見怪物聆其語言聲音若將浼我者矣故與圖事者皆天下之君子此立政之本也苟不先正其心則天下之善有逆已而惡之者矣天下之惡有順已而好之者矣顛倒錯亂無所執守而與憸人性合則其所用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所謂憸人者傾巧敏給之人詐足以飾非辨足以拒諫得其心則舉桀紂為堯舜失其意則毀伯夷為跖蹻其言可喜可愕聽之令人忘倦退而考察

此言無一是者然人君或用之則是無他故是不知
立政之道知立政之道決不用憸人矣
林氏曰國家無政則君子退而小人進是憸人得志
憸人既得志則不順其德而惟邪是行則天下無顯
著之迹求其令聞譽者無有也自今而後立政任人
安可以憸人自用其惟吉德斯能勱相我國家以隆
此不拔之基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張氏曰先王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其于刑罰皆不得已而用之故立政之篇其于庶獄尤在所諄諄也周公于此又告成王使之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先王建官不必盡賢必得賢者以為之率此有司之牧夫又在所當慎而不可誤也

呂氏曰周公憂王室之深成王之幼所以至三兩遍說庶獄蓋人君有天下非不嗜殺人則做不得周公所以諄復言之都不覺得諄復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林氏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苟于政之不修德之不備而欲責人之不服是猶却行而求前無欒而除病多見其不能為也夫刑罰不可弛于國鞭笞不可亡于家惟能詰其戎以陟禹之迹則威之所加化之所被無遠不服無幽不屆四夷百蠻罔不率俾東西南北

無思不服然後可以對文王之大德成武王之丕業其功豈不大哉

昰無咎曰治至于可用師者治之成故善人為邦至于可以即戎而後為功也豈非詰戎兵者政之終歟故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又曰蹻蹻王之造蓋當時成王初即政濫溢者未收泮渙者未圖則法度未立而功未成故曰不造告成大武則成王既除喪而即政其武功足以嗣其先君故曰蹻蹻王之造蓋言

成王寵受武王之成功而能蹻蹻然征伐四方以成
祖考之業王業于是乎成矣
張氏曰文王之德光于四方則其德之光可知矣周
之大勲集于武王則其烈之大可知矣為之子孫者
能繼承嗣續而粉澤藻飾之則前人之功德不至于
泯滅矣以覲文王之耿光者言能昭文王之德光使
夫天下之目同見以揚武王之大烈者言能稱武王
之大功使其愈久而愈不墜然則成王之所以持盈

守成之道在此而已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無垢曰暴德之人與夫逸德之人皆血氣為之也血氣之急者必暴血氣之緩者必逸暴者行其一切之政必有淫刑濫罰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謂之常人可乎逸則萬事不理機會之來必將委而不治謂之常人可乎若夫常德之人初未嘗暴也理義所當急者未嘗緩而失事未嘗逸也理義所當緩者亦未嘗急

而傷民終始前後不變其節惟理義之所歸誠得若人者而用之政不足立矣　又曰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求此常也文王之罔攸兼乎庶言庶獄庶慎亦求此常也武王之率惟救功率惟此常也周公所謂時則勿有間之者勿間此常也所謂克由繹之者繹此常也吾之德既常矣則朝廷之上皆常德朝廷之上皆常德則發一號出一令法度紀綱賞罰刑政典章文物禮樂庶事莫不井井乎其不可亂秩秩

乎其不可柰其有暴橫之賦斂以朘民之膏血乎其有苛刻之刑政以傷民之肌體乎其有黷武窮兵爭城拓地之舉闘民于鋒刃之下乎使斯人尊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信之重之如四時如金石可殺可辱而不可使之為亂也此常人見用之功也

張氏曰臯陶之戒舜則曰彰厥有常吉哉伊尹之戒太甲則曰常厥德保厥位然則立政用人之道其可以不用常人乎故周公于立政時申誥之以此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張氏曰成王之時能得人以立政則教化爲已明習俗爲已成爲司寇之所慎用者惟中罰而已周官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以列用中罰者中典之謂也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無垢曰成王由周公克由繹之之說深得用人之術

思為天下後世計乃以其所見作為周官以謂必如是者乃為三公必如是者乃為三孤如是者為冢宰如是者為司徒以至為司馬為司寇且總告別告以為子孫之守使子孫高明者得其心而常才者得免過居位者有此才則無愧無此才則懐羞其有補於人主也大矣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林氏曰朝廷政教之權與政教百官之綱紀人君之
於天下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始之不正
終莫克正昔文王之時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
先後禦侮奔奏疏附莫匪正人棫樸之詩美其能官
人成王者繼文武之丕緒紹祖宗之令猷持盈守成
神祇安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作人有道官人有
法雖百僚之間皆有忠嘉正直之行不必飭戒而自

循董正而自治而成王於此猶云董正者何哉益既黜殷命滅淮夷尚慮朝廷之顯人左右之百官蹈其遺風染其舊惡不能自正成王歸于宗周正當閒暇之時得不修其政刑而復其治官乎

史氏曰致治甚易求所以致治者不易安邦非難求所以保邦者惟難昔成王承文武之大業德未著於人道未孚於下於是撫萬邦而使之服命巡侯甸而使之述職諸侯之不庭者征之兆民之不安者綏之

六服羣辟自是奔走服役而皆知所畏治可謂已致邦可謂已安矣然成王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其謀猶汲汲也歸于宗周董正治事之官所以為子孫憑藉扶持之計長久遠大之法何其至哉

張氏曰萬邦為遠矣故撫之侯甸為近矣故巡之撫之者所以致其美而其事畧巡之者所以致其察而其事詳四征弗庭所以誅惡也而惡者有所畏綏厥兆民所以佑善也而善者有所怙當周之時六服羣

辟罔不承德則天子之德意志慮得以下達也此成

王之歸于周所以董正治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張氏曰圖治者必在夫未亂圖安者必在夫未危亂

而後思治危而後思安則無如之何矣古之人作炳

於忽眇緜之際用智於未奔沉之前者此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

惟其官惟其人

無垢曰唐虞去上古未遠民淳事簡此所以建官百而已內止責成於百揆四嶽外止責成於州牧侯伯而內外庶政無不和協天下萬國無不安寧矣夏商民漸澆浮事漸叢大此所以不及唐虞之簡靜而建官有倍於唐虞也建官雖倍亦僅能無危亂而已豈敢復望惟和咸寧之盛乎大抵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衆多惟在得其人而已觀成王此言其亦心地明

白而乃能自立名言矣此葢周公保佑之力而力學克由繹之之效也

東坡曰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曷為倍之德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下不為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繁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法愈亂官愈多事愈不舉

人主知此則智矣　又曰天下之事古畧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為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屬至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菲茨采椽以為泰矣至周九尺之室山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用之節文豈得已哉又曰聖人不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為治亂在德而不在官之衆寡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林氏曰君子與上下同流人和則天地之和應上下之理雖殊交感之情不興今夫三公之官師道則尊傳道則親保則尤親親則幾於褻而不嚴故師尊於傅傅尊於保此三者皆以道為事而佐王者也夫陰陽者天之事經邦者人之事論道而後能經邦經邦

而後能變理陰陽非以道佐主至公無私者疇克任爾　又曰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孰主張是孰維持是必有主之者耳大臣特立而無朋故曰孤化待德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此三公之任特變理陰陽耳至三孤之任言寅亮天地者惟道足以握造化之權故先陰陽而調之惟德足以贊化育之妙故後天地而奉之天地之化不能無憾我則範圍而罔棄曲成而不遺使自生自育若形若色舉

皆自遂而無夭閼之患者孰謂非寅亮之功乎天地之道本以固存我則輔相而罔闕裁成而不虧使亘古亘今作晝作夜流通不窮而無凝滯之患者孰謂非寅亮之德乎此則三孤之官所以不得不立也

史氏曰其任專則其責重其責重則其選不容輕甚矣三公之官不可以輕授也師所以傳其道傅所以作其徳保所以保其躬各專其職如鼎足之承君其任不亦專乎講論道義以正君經綸邦國以治民燮

理陰陽以事天苟失一職則三者不治其責不亦重乎責既重矣若無全材宿德之人以居其官其敢虛冒而輕議哉

呂氏曰三公之職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處便是燮理陰陽處何故人主之心乃萬化之原一都一俞論道間使人主果識本源於本源處轉移得時上則日月星辰無不順其序下則山川草木無不得其性這是三公之職惟命世間出之材然後可居若不能

論道經邦不知天之精微無緣居得此職官不必備

惟其人則居之無其人則缺之此見三公之職甚重

處不敢說常有其人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東坡曰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巳

以聽焉故冢宰為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特命

無垢曰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

夫各得任其職則成王命冢宰之説盡見於平之説矣

林氏曰為治之道必有其要人君之職在論其官苟得其人則內而百官有以倡率外而四海得以平定其倡率之也則有倫有要作綱作紀而咸得其序非統而何其平定之也則或遠或近或多或寡咸得其正非均而何

呂氏曰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為主在商則謂之阿

衡衡平之謂也天之所以立君命相者不過欲平天下之所不平者爾使四海之内貴者貴賤者賤耕者耕織者織士農工商鰥寡孤獨事事物物咸適其宜是冡宰均平天下之道均之一字是宰相之大綱不是要作聰明别有職分均是易簡道理天下本無事須是識得易簡道理方盡冡宰之職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林氏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

五禮有庸哉典雖天敘非人安能惇之禮雖天秩非人安能庸之今也司徒之任掌其邦教使其父子有親兄弟有順朋友有信夫婦有别長幼有敘舉皆擾之使懽忻和睦之心油然而生乖爭陵犯之變無自而作則知司徒之官安可後邪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無垢曰禮者理也神人皆自有理吾因神人之理使之各安其分非曰治乎昔九黎亂德神人雜揉不可

方物堯命重黎絶地天通此治之之實也上下言和者和之者亦禮也上下尊卑各自有理吾因其理而調和之使情意交通者和也

林氏曰神人雜糅上下紊亂此害教之大者也苟能因其禮而為之節文循自然之序辨事類之情天地自天地陰陽自陰陽不相瀆亂咸正常經則其理胡可廢尊卑自尊卑長幼自長幼而順其常理正其人倫則其道不可没非宗伯疇能治之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無垢曰夫周官之法居則為六鄉之民出則為六軍之師司馬實掌國之戎馬之職六師之所繫焉者也其職曰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凌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内亂鳥獸行則滅之平邦國之義可見矣

林氏曰强凌弱衆暴寡苟非平之則爭亂而難治參

差而不齊此禍亂之階也欲治其平非興師以理之則安能效順此司馬之任不可闕也夫司馬六軍之長使之統治六師而已如在秋官之職負固不服則誅之賊賢害能則誅之茍或興師動衆以及窮兵玩武非弔民伐罪惟逞意肆欲則非建官之意也惟在平之則邦國無有不治矣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林氏曰治於已然而未若見於未然刑於已至而未

若戢於未至夫先王之立刑法於天下惟恐天下之人入於其中而不能自出故明示利害之端使之心知而誠服曰如是之罪必蹈如是之刑如是之惡必麗如是之辟俾之知所畏懼而無自陷於機穽也故司寇之職特掌邦禁而已及其罪大而不可掩惡積而不可解不得已而後加之刑則聖人建官之意可謂忠厚矣姦慝者所以為暴亂故詰之暴亂者姦慝之加於人故刑之

張氏曰完而支之者寇也人物之養趨完而已彼完而我支之是以有刑此刑官所以謂之司寇姦慝者暴亂之未施暴亂者姦慝之已著於姦慝言詰於暴亂言刑刑之所施將以除暴亂故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無垢曰上有德化待君子又有兵刑俟小人則四民皆安其居而相地利以種藝為長久之業矣使綱紀紊亂小人無所懼君子無所怙民欲安其居得乎六

官之職其不可闕一如此上法於天地四時此益明天理之不可易也

林氏曰先六典之職各言其事至此無復有事矣但使四民各以其職分地而處然後因地之利而定其居焉宮室城郭之制川塗澮洫之施故司空之職當察地利而修之以時是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無垢曰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絶絶則天下亂矣故

自其所得創為此一大典立三公六卿之官分三公六卿之職使子孫見有此德此才者乃使居此位而使居此位者知吾所職在此不如此則為曠職為無窮之羞其用意亦以勸矣　又曰六卿得其人九牧效其職則民自然皆得其所矣蓋治教政刑禮事中無一事意不在民者蓋聖人本心止為民設爾是知古先聖王其愛敬民乃至如此後世乃借官職之勢以凌虐下民漫無忌憚其欺天也甚矣

林氏曰先王建官必使小大相維內外相聯如尾之應首臂之運指然後政無不舉治無不成也　又曰夫天地之道非運六子不能成歲聖人之治非任六卿則不能舉治政使天地切切自為而不付以六子吾知天地亦天地耳求其成功無有也使聖人規規自營而不建以六卿吾知聖人亦聖人耳求其舉治者無有也夫然後以倡九牧以阜兆民此其效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

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林氏曰虞舜之時一年東方諸侯來朝則赴禴祭之禮二年西方諸侯來朝則赴祠祭之禮三年南方諸侯來朝則赴烝祭之禮四年北方諸侯來朝則赴嘗祭之禮至成周則異於是每歲則一服入見故更六年而五服各一朝也更十二年五服兩朝王然後巡守於春則東於夏則南於秋則西於冬則北故諸侯各朝于方岳王者於是覲四方之風俗察政刑之醇

疵考其行能審其治績修制度而增損之使有便於時而無負於民也當是之時十二歲一出而不恵其疏者葢有大行人小行人撢人之類絡繹於道路審究其利病王不必躬行而周知天下之故殆如目之所睹無可逃者是使内外之服遠近之民莫不向風也

胡氏曰諸侯朝雖不可弛然責之煩則下有不勝之勞期之數則人有咨怨之心何則由侯而至於甸由

甸而至於釆衛道途之遼遠山川之險阻其造於王

非旦暮所可及責之煩期之數則席不暇煖者有之

肩不及息者有之尚何撫邦境宣德惠之有哉五服

一朝必以六歲為節焉

聶次山曰茅土之封星列非一人邦國之建鱗比非

一所德教有行有不行法則有修與不修度量或不

同歟瑞節或不達歟人主不下几席雖殫一己聰明

烏能周知徧察哉必因巡守以明其黜陟焉黜之者

所以罰惡也先王之義也陟之者所以賞善也先王之仁也先王之取諸侯仁義而已仁義一行則威愛兩得此所以能使之敵王愾而蕃王室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無垢曰夫公則無私私必不公公與私常相為勝負公勝則私滅私勝則公亦亡矣嗚呼私心勝而公道

亡此亂亡之基也安可不謹乎欲滅此私心以何道哉公而已矣公何自而識之哉惟學古先聖王之道可也古先聖王之道非一已之私心也乃天下之公心也　又曰曲學偏見妄以私心窺測聖人以謂道在於我乃以其私心發於利口別立新法盡廢故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其害天下國家而穿鑿聖心破碎大道有不可勝誅者按而行之國家典常盡皆廢墜苟簡自恣之風成而循理奉法之心亡亂厥

官矣罪莫大焉有官君子所宜深戒也公孫疆之亡曹王莽之簒漢皆如是而已矣

林氏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左局右局各司其局無以小加大無以彼亂此咸事各率其屬敬之而不敢慢循之而不敢違此欽乃攸司之意也　又曰天下有同然之是非斯民有同然之好惡得其所同然還以導之雖不強之使從敺之使服而民將心悅而誠服罔有不懐矣盖狥私欲者不足以得民立私黨者

不足以得民私欲一勝則窮奢極侈適所以擾民私黨一奮則分守不明適所以亂民也惟在大公之道曉然示之則其心有不可解者其允懐豈不信哉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莅事惟煩

無垢曰暗則疑疑則好為異論故敗謀無志則怠忽怠忽則常失機會故荒政有官君子而使濁暗無志之流居其間其敗謀荒政也必矣此非有官君子所當自勉亦人君所宜謹擇也

張氏曰天下之事是非可否之相攻相勝雖智者處之不能無疑疑而蓄之則其惑愈甚而終莫之解此謀之所以敗也古之聖人其有疑明必謀之卿士庶人幽必謀之鬼神卜筮然後可以建功立事又况夫有官君子其可不知此哉　又曰不學墻面者言其蔽而無所見也莅事惟煩者言其勞而不知要也古之人必學然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温公曰傳曰決者智之君疑者事之蠹蔽近習之知則疏遠有所不能入受先入之説則忠者有所不能盡所養未厚所資未深則辨是非不早計利害不熟決意有為而悔吝乘之矣能無疑乎要之問學以窮理虚一以迪心考之以古今之成敗驗之以事物之情偽參而伍之觸類而長之則天下之理迎刃而解矣　又曰昭帝斷於任霍光則能破燕上官之詐憲宗斷於信裴度則能成平蔡之功如其膠於紛紜之

說則喪其資斧尚能成大功乎元帝牽制文藝非不善也然優游不斷而業為之衰又况執狐疑之心以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以開羣枉之門者乎

林氏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大夫卿士職業興於士夫故别為之戒不自立者無以與天下之務不自勉者無以成天下之功游豫不正者安能定事苟簡自棄者自遺其咎

張氏曰所以濟者謂之功所以成功者謂之業功以

志崇若夫柔懦而無志則功無自而崇業以勤廣若夫怠惰而不勤則業無自而廣矣知所以崇功廣業又在夫及時若夫猶豫失時不能無後患也且天下之事當成於敢為發於莫之為則將欲建功業者故不可不果斷惟果斷足以有行然後可以無後患也位不期驕禄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無垢曰治驕當以恭治侈當以儉出恭儉當以德不

學之人位高則驕祿厚則侈知驕侈不可為則偽為恭儉以沽衆譽其病如此則以不學故也不學則不能格物不能格物則不能知至不能知至則不能誠意意不誠則是恭儉乃所以行其偽耳　又曰作德者以誠為恭儉也雖闇室屋漏之中常若在青天白日之下雖居牀笫衽席之上常若在大賓大客之前其心如此則仰無愧俯不怍所以常安逸也自至誠中行日見聖人之心日履聖賢之行日休之說豈曰

不然若夫作僞之人其恭儉非真也皆以僞而爲之耳其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其心如此不亦勞乎彼將防於東而又敗於西成於明而又敗於闇取笑天下貽羞家門日拙之説豈曰不然夫卿士病在驕侈而僞在恭儉成王既指其病而障其僞前挽後推其必知所歸矣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

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無垢曰位至卿士則亦寵矣見其寵而忘其危則身辱家破可不畏哉不見其寵而思其危處則謙謙之恭如集于木惴惴之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視爵位無非可畏者其敢恃寵而驕侈哉儻惟不畏禍不旋踵矣霍光梁冀滅門破族聖人豈欺人哉　又曰作德之人好賢樂善作偽之人妒賢嫉能好賢故見賢者則推舉之樂善故見能者

則遜讓之推遜之風既成於上則雍穆之風自就於下庶官乃和卿士推賢讓能之力也夫使作偽之人為卿士不特妒賢嫉能使乖爭凌奪習為風俗也而便文自安嫁禍自利人人如此政其有不亂乎庬亂也 又曰天下事未有不自已出者舉六官之屬而屬皆能其官是惟我能其官也使舉六官一有不得其人是惟我不勝其任也其敢責諸人乎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其斯之謂歟

張氏曰賢有德者也推而上之則在位者得以其德顯能有才者也讓而先之則在職者得以其才達大臣能推賢讓能則庶官莫不化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無垢曰安民者人主之職助君以安民者三事以至

大夫之職使四海之内有一夫不獲其所豈特人主之病哉亦三事以至大夫輔助之不至也夫三公論道三孤洪化六卿分職以倡九牧為何事哉為民而已矣一民不安則是四海之内有厭苦之政者為政而使人厭苦是人主之罪也為臣子而使人主為民所厭苦是三事以至大夫輔助之罪也歟之為言厭苦也

臨川曰自下助上謂之佐自上助下謂之佑今此申

飭羣臣而曰佑乃辟者葢屈巳尊賢畏衆之辭天之所以立君而君所以設官分職者皆以安民而巳民安則天下樂推而不厭

林氏曰人主之職在於一相一相之職在於正百官始戒以有官君子中戒以卿士及其終也又言三公及於大夫丁寧反復不啻若慈父之訓子弟寛而柔順而和焉其曰欽爾有官治于爾政當輔我一人永安下民將使萬物樂而無厭永永無窮也